



母亲的回忆

■毛德民

贴上一对联,吃完饺子,我和91岁的母亲坐在屋里,老母亲又回忆起了过往之事。老年人的特点是旧事忘不了,新事记不住,毕竟已到高龄,事情只能记一个星半点。

母亲说起了我的父亲。父亲1945年报名当兵,当过班长,曾去淮阳保卫地委和薛专员。后来,有9名警卫员被郭馨波的队伍给活埋了,家里人知道后,以为是我父亲这一班人,就委托人前去打探消息。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就是父亲那一班人。不料,一个月后父亲竟然回来了,说被活埋的不是他们9个人。

攻打鄢陵和许昌时,父亲都参加过。他说在攻打鄢陵时,还把一个伪镇长击毙了。攻打许

昌时,条件很艰苦,他们经常吃不上饭,偶尔发一盒罐头充充饥。父亲南下时,母亲有病,是听说父亲被活埋时给吓的,父亲和领导说要回家种地,领导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因为父亲上过4年私塾,写一手好字,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。

母亲又谈起了我的二舅。二舅也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,起初在崔桥跟着蔡平区长干,区里的干部经常为老百姓担水、扫院子。二舅他们还自己磨面、蒸馍,蒸的馍都放在我姥姥家。因为区上不稳定,敌人说来就来,敌人一来,他们说走就得走,馍放在姥姥家保险,啥时间回来都可以吃。春节时,蔡区长还到姥姥家拜年,送了一块匾,匾的两边挂有绣球。母亲说,我家的门还是蔡区长找木匠师傅做的。

二舅名叫玉美,跟着蔡区长当通讯员。蔡区长第一次见到二舅时,惊奇地说:“玉美,终于找到你啦,咱们逃荒失散后,我天天在找你。”说得和真的一样。蔡区长比二舅大十多岁,平易近人,爱说笑话。有一次,二舅跟着蔡区长动员群众,在许庄遭遇敌人,他俩立即把手枪埋在地下,蔡区长借来老乡的锄把,戴上草帽锄起地来,二舅找个篮子,拿起铲子割起了草。当敌人问蔡区长去崔桥怎么走时,蔡区长装成哑巴,躲过了敌人。好险呀,蔡区长不是本地人,若他开口说话,必定会被敌人识破。

那时有个“老虎队”,见到共产党员就杀或者活埋。区队没有个安生之地,今天住这儿,明天住那儿。安全起见,他们每到一个村就和那里的当

家人拜把子。二舅曾给母亲一件红毛衣,母亲不敢穿,怕被说通共产党,会带来灭顶之灾。当时的反动武装扬言:谁要是参加八路军,就把他家的祖坟挖三丈深。

我姨也经常是在区上走动,还参加了共青团,可惜没有文化,干不了大事。我姨跟区上的青云姑娘很要好,她是扶沟县城里的人。青云看中了我二舅,想和他结为百年之好。二舅也没啥意见,因为志同道合,都是革命同志。可这件事我大舅坚决反对,他认为,城里人不会种地,干不了活,不如找个乡下姑娘。二舅没有争辩,听了大舅的话。后来,二舅和东店的韩秀兰结了婚,韩秀兰的哥哥韩文然也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。部队进军海南岛时,他被留下来垦荒,后来当过阳江的党委书记。

柿花开在我心里

■曾庆翠

4年前,我们搬到了新家。新家是个小区,与其说绿化太差,还不如说根本就没有绿化。这里除了高楼还是高楼,既没有花草,更没有树木,显得那么单调又乏味。搬家后不久,朋友送来了两棵柿树苗,只有手指那么粗,尽管细得可怜,但我仍旧很高兴。我深信母亲的一句话:“有苗不愁长。”我把柿树苗种在了我家的院子里。

从此,我也把希望种在了心里,常常给柿树苗浇水、施肥。它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,转眼间已经有两层楼那么高了,树干足有小腿那么粗。春天来了,万物复苏,杏花谢、梨花开,可等来等去,总也不见柿树有什么动静。春末夏初时节,我欣喜地发现柿树的枝条上钻出了一个个小芽,它们在暖暖的阳光下眨着眼睛、伸着懒腰。不久,柿花也慢慢开了,它们有点羞涩,就像山乡农家没有出过门的闺女。

柿花是一种很小的花,没有什么知名度,更谈不上漂亮。它既没有桃花、杏花的美艳,更没有茉莉花、桂花的浓郁清香,普通得让人对它几乎不屑一顾,我却对它爱怜不已。你瞧它,淡淡的乳黄色,似白非白、似黄非黄、亦黄亦白;还有那么一点红,绛色由底部向上逐渐变淡,带点蜡质感,显得那么小巧玲珑。柿花不像别的花,薄得几乎吹弹即破,它的花瓣厚厚的,像一只只吊着的小碗儿,只有指头肚儿大小,组合在一起就像做工精致的工艺品。柿花淡淡的清香,把那些小蜜蜂挑逗得猴急,不停地围着柿树“嗡嗡”乱转。

柿花的生命是短暂的。当一个个小柿子像镶嵌在戒指里的绿宝石一样鼓出来时,柿花便纷纷落下。脱落后的柿花中间留下了一个方形的孔。若用丝线把它们穿起来,便可做成手镯、项链和美丽的花环,或套在手腕上、或戴在脖子上,这是女孩子最喜欢的季节性饰品。

小时候,每到青黄不接之时,母亲便让我们到野外去捡柿花或掉在地上的小柿子,然后把它们晒干、磨成粉,掺上少量红薯面,蒸成窝窝头吃。说实话,那窝窝头涩得令人难以下咽,如果不是饿得实在没办法,没有谁愿意吃它。可正是因为有了它,才让我们一家人度过了那段难熬的艰苦岁月。现在每每想起,我们还念念不忘柿花的功劳。

如今,吃柿花的年代早已过去,而朴实美丽的柿花却永远开在了我的心里。



咏瓷诗四首

张万年

青花瓷

釉面柔和披轻纱,
匀染皴擦描万家。
墨色盈动山凝黛,
清幽玄妙意升华。

彩瓷

姹紫嫣红锦上花,
百器千彩万金撒。
清丽粉润绝容颜,
精品集藏帝王家。

元代釉里红梅瓶

佐证释疑顾虑消,
愧对梅瓶角落抛。
青花被宠六百岁,
怎比釉里红色骄。

洪武青花大碗

苏料吃胎凝锡斑,
祥龙腾空云里钻。
当年金陵供用器,
何日流落到民间。